

市河宽斋《陆诗考实》研究

都 轶 伦

内容摘要:日本江户时代汉学家、诗人市河宽斋所著《陆诗考实》是东亚现存最早的陆诗注本之一。此书选收陆游入蜀诗与出蜀诗,按时序编次,其注释侧重诗歌写作时地背景、陆游行迹、典故、诗歌艺术分析等方面,繁密细致,方法上以考证为主,亦带有个性化的论析。《陆诗考实》的出现及其特点,与江户时代日本诗学风气变化、宽斋个人诗学喜好、明末清初宋诗风的盛行及清人注释风格的影响等均有关系。此外,《陆诗考实》还是宽斋之后撰著《陆诗意注》的基础,两者之间关系密切,但内容上各有侧重,注释方式亦有区别,从中可以看出宽斋注释陆诗的前后进度和思路变化。

关键词:市河宽斋 《陆诗考实》 《陆诗意注》

日本江户时代汉学家、诗人市河宽斋(1749-1820)对南宋诗人陆游及其诗作尤为喜爱,晚年着力于注释陆诗,存有《陆诗考实》与《陆诗意注》两种著作。关于《陆诗意注》,已有专文研究^①,而《陆诗考实》至今尚未引起学界关注^②。本文拟在整理校正《陆诗考实》的基础上,对是书之特点、价值、编注背景及其与《陆诗意注》的关系等问题,做一全面探究。

一、《陆诗考实》之概况及收诗、编次之特点

《陆诗考实》共三卷,为市河宽斋六十六岁(日本文化十一年,1814)时所

①郝润华:《市河宽斋及其〈陆诗意注〉》,《文献》2003年第4期,第170-177页。

②此书国内学界尚未有研究。在日本目前也仅有两篇相关文章:一海知义《〈陆诗考实〉探访琐记》一文,对此书稿本的发现过程及其收诗起讫作了介绍,见《一海知义著作集》第三卷,藤原书店,2009年,第339-348页。滨中仁《市河宽斋著〈陆诗考实〉入蜀诗卷释文》对此书的入蜀诗部分作了点校,见中文研究会编,《未名》,2011年, No.29, 第115-135页。但二文均未对《陆诗考实》全书的特点、价值等作系统、专门的介绍和研究。

作,较《陆诗意注》之成书尚早五年^①。此书未刊行,目前所知仅有宽斋亲笔稿本一部,藏于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陆诗考实》第一卷收录了《宋史·陆游传》及与陆游诗文集相关的题跋文章,另外附有市河宽斋所作《陆放翁年谱》。第二卷为入蜀诗,第三卷为出蜀诗。关于《陆放翁年谱》,一海知义《市河宽斋的〈陆放翁年谱〉》一文有详细介绍^②。故本文主要介绍作为《陆诗考实》主体的人蜀诗与出蜀诗两部分。

入蜀诗与出蜀诗两卷,均为行楷手写而成,半叶11行,行20字,另有双行小字的题下、诗中注,天头亦时有小字注,诗句正文多数字右侧下角有日文片假名注音。每页诗题空两格写,诗句正文另起一行顶格写。入蜀诗自《将赴官夔州抒怀》至《登江楼》,共收诗56题60首;出蜀诗自《即席》至《月下自三桥泛湖归三山》,共收诗79题81首。其收诗以作品时间先后为序,篇次、文字全依《剑南诗稿》^③。其中,入蜀诗对应《剑南诗稿》卷二相关篇目,出蜀诗对应《剑南诗稿》卷九末及卷十相关篇目。

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收诗与编次,并非随意为之,而有宽斋着意的考虑。他在《陆诗意注》首卷(写本)凡例二中指出,“本集列诗,杂类诸体。从年月为前后,乃是公所自编辑之意也。后世选家,或错综次第,或各体分抄。虽意在为后学者,殊失公自辑之本意。今一从《诗醇》用本集之次序者。”^④所谓后世选家,指在他注陆诗之前已有的南宋罗椅、刘辰翁的陆诗选本以及明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清吴之振等《宋诗钞》、清杨大鹤《剑南诗钞》等选本。他认为这些选本所收陆诗是按选者自身的意见,以体裁或其他标准分列,违背了陆游以年月先后为次序排列的本意,故其《陆诗意注》以《剑南诗稿》本集为序。而这一特点,其实在《陆诗意注》之前的《陆诗考实》中即已出现。以时序而非体裁

①[日]市河三阳著、市河万几校、揖斐高复刻监修:《市河宽斋先生》所附《市河宽斋先生年表》,宽斋·米庵显彰会刊行,1992年,第374页。

②[日]一海知义著、彭佳红译:《陶渊明·陆放翁·河上肇》,中华书局,2008年,第124-137页。

③《陆诗考实》收诗篇次与明汲古阁本《剑南诗稿》完全相同,在文字上仅有四处不同。即:《吊李翰林墓》“浮世今古同归此”句,“世”,《剑南诗稿》作“生”;《醉歌》“水落沙岸痕数尺”句,“沙岸”,《剑南诗稿》作“岸沙”;《入瞿唐登白帝庙》“尚视镌凿痕”句,“视”,《剑南诗稿》作“睹”;《夜热》“摇扇手欲脱”句,“手”,《剑南诗稿》作“腕”。且这四处异文经查并无其他版本依据,当出自宽斋之手。同时,汲古阁本《剑南诗稿》在当时日本通行,宽斋亦甚为推重此本,详见本文第三部分所述。故《陆诗考实》选诗之底本应是明汲古阁本《剑南诗稿》。

④《陆诗意注》首卷(写本),又被著录为《陆放翁诗醇》首卷(写本),藏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幸田文库,其中有市河宽斋所撰凡例七条,金明兰《市河宽斋撰著〈陆放翁年谱〉考》一文全文抄录七条凡例(见《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八辑,中华书局,2013年,第221-229页),本文据此转引。下文引此凡例,不再赘注。

编次,标示着宽斋选诗首先重视的是对陆游人生历程与心态的探索,对其诗歌艺术的考量则在其次。

同时,在《陆诗考实》卷一的《陆放翁年谱》中,以表格形式分为纪年、时事、出处(即陆游行迹)、诗四项,实际上是以诗系年、系史,将陆诗作为考察陆游生命历程与出处行迹的资料,同时也是将年代、时事背景及陆游的行迹作为知人论世地研究陆诗的参照。这与《考实》正文收诗序次的考虑是一致的。这正把握住了陆诗突出的现实精神与记述生平行迹的特色。

故而,《陆诗考实》以陆游入蜀、出蜀两部分诗歌作为收诗范围,一方面当然是因为这部分诗歌是陆诗中文学艺术价值最高的,正如杨万里在《跋陆务观剑南诗稿》中评价:“重寻子美行程旧,尽拾灵均怨句新。鬼啸猿啼巴峡雨,花红玉白剑南春。”^①直以其入蜀出蜀诗作为陆诗的代表加以评述,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另一方面,也应与这部分诗歌时序最为明确,又有陆游的游记作为旁证,最易确凿地系时系地系人系事的特点相关。而这正是《陆诗考实》注释的主要方法和旨意所在。

二、《陆诗考实》之注释特点

《陆诗考实》的注释,大体分为题注与诗句注释两部分。据宽斋本人在《陆诗意注》首卷凡例三中所言“余自忘僭妄,往年已注入蜀、出蜀诗二卷。其例在以己意揆公意”,说明他注释的目的就是要揣摩陆游作诗的意图和心态。要达到这个目的,而又不落入空泛的臆断猜测,自然就必须明确诗作的创作背景、作者当时的行迹、所处的地理环境以及诗中所用典故的出处及用意。这些正是《考实》注释所涉及的主要内容。

《陆诗考实》之注释,从形式上看,题注接题而下,诗句注释则在相应诗句之下随文夹注,同时还有一些天头的补注。从注释方式上看,大致可分为宽斋自注与引据文献两类。从注释内容上看,题注主要说明诗歌写作时间、背景与诗题所涉人名、地名。诗句注释则可分为行迹、地名、典故、评述四个方面。总体而言繁密细致、用力甚勤。

(一)对时地背景与陆游行迹的注释

此书既名“考实”,其注释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对陆诗所涉时地背景与陆游行迹做征实考证的工作。这首先体现在题注上。题注涉及诗歌的写作时间和背景,主要按《入蜀记》所载做说明。若《入蜀记》未载,则以其他材料补充推定,如《即席》题下注:“按,公乾道六年十月入蜀,淳熙五年二月始东归,在蜀凡九年。又按,本集此诗在《二月十六日赏海棠》作之次,即知公归日已卜,就宴集之会,不堪别离之怀,因赋此诗矣。”诗题中所涉地名,主要据《明一统志》、《入蜀记》加以介绍,同时也会借助《吴船录》、《荆州郡志》、《华阳国志》等

^①杨万里著、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二十,中华书局,2007年,第1021页。

其他材料。有时还会加一些宽斋的自注,如《将至金陵先寄献刘留守》:“按,金陵,乃明南京,今为江南省江宁府。宋高宗建行都,置行宫留守。”在无法确定时还会做出推测,如《夜泊龙庙回望建康有感》题下注:“龙庙未详所在。按,镇江金山寺,旧名龙游寺,山中亦有龙王池。据公回望建康之语,则或恐此地。”在以上均不可考的情况下则不出注,如《舟中对月》、《夜热》、《灯下读书》、《六言》、《旅食》等。需要指出的是,宽斋《陆诗考实》第一卷为《陆放翁年谱》,已对部分诗歌的写作时地做了说明,故而在正文题注中引入材料,主要是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其所选诗歌的内容,说明背景信息,而不承担诗歌系年的工作。所以对一些缺乏写作时地材料的诗歌,他不予出注,而不像有的陆诗注本那样,在题注中对写作时地一一做出判断。仅就诗题注解本身而言,笔者以为宽斋的这种题注方式,至少体现了《考实》确为征实以注而不加己见的特点,反映了其严谨考实的注释特色,而且对读者阅读诗歌也确有帮助。

除了写作时地之外,有些诗题涉及一些人物故实,宽斋也大都引据文献加以说明。常见的陆诗注本一般主要针对一些不太知名的人物出注。而《考实》则不仅对不知名人物出注,举凡诗题所涉的历史人物尽皆出注。如《访青神尉廨借景亭盖山谷先生旧游也》题注在《明一统志》后又引:“《宋史》:‘黄庭坚,字鲁直,洪州人,号山谷。以修《实录》,谪涪州别驾,□置黔州,后移戎州。’《山谷年谱》:‘元符三年七月,自戎州舟行,省其姑于青神。注:山谷之姑,张祉介卿之母。介卿时为眉山青神尉。’”又如《吊李翰林墓》,宽斋引《唐才子传》对李白生平经历做了介绍,《龙兴寺吊少陵先生寓居》同样引《唐才子传》介绍了杜甫。类似的还有《眉州披风榭拜东坡先生遗像》介绍苏轼等等。题解介绍人物的目的,主要是使读者了解诗歌的写作对象以便于理解,像李、杜、苏、黄这样的大诗人,对于熟悉中国古代诗歌的读者而言确实不必出注。《考实》如此细密详尽的注释,应归于其文化背景和读者定位的差异。《陆诗考实》所定位的应是日本读者,相较中国读者而言,李、杜、苏、黄在日本并非人尽皆知,而知其字号者就有限了,故而注明是必要的。这在《考实》诗句的典故注释中也体现得很明显。由此也可推测,尽管《陆诗考实》未有刊本,但从其注释之面面俱到、详尽细致来看,宽斋编撰此书的主要目的,是向日本读者介绍和传播陆游诗歌,扩大陆诗的影响。这一注释特点,与他之后的《陆诗意注》是相沿承的。

在诗句注释中,宽斋对地名、陆游行迹等方面的考实更为详密。诗句中所涉地名,他基本都予以注出,采用的注释方式同于题注,多引地志材料或自注。对诗句所涉历史背景,他也予以介绍,如《醉歌》“千古兴亡在目前,郁郁关河含暝色”句下注:“关中河南,时没于金。”此外,他尤其注意对诗句所涉及的陆游个人行迹做非常细密的注释。其中很多是宽斋自注,如《水亭有怀》“道路半年行不到”句下注:“按,公以五月发,九月犹在道路。”《风顺舟行甚疾戏书》“昔者远戍南山边,军中无事酒如川”句下注:“按,乾道七年冬,公为四川宣抚

司干办公事,赴山南。”有时甚至一诗之中这类注释就有数处,如《将赴官夔府书怀》,凡诗句中涉及陆游行迹的内容,尽皆注出,足见其征实之细致详尽。这些注释有些涉及陆游的仕宦经历,有些涉及陆游入蜀、蜀中、出蜀的行程与时段,都与诗句的内容紧密相关。关于陆游诗歌的写实性及其与个人经历的紧密关系,前人已有提及^①,故宽斋这种注释方法可以说是抓住了陆诗的特色。宽斋对陆游行迹经历一一注出,一方面是力图确证诗句之所指,做到事事有征,突出表现了考实之意;另一方面也帮助读者从诗句所涉背景和实事的角度,更确实地理解诗意。

除了自注之外,宽斋在诗句注释中还借助《入蜀记》等文献说明陆游相关的行迹与经历。其中有些仅言“按《入蜀记》”而不引原文,以己语概括之,以达简明扼要之效。有些则在相关诗句的注释中直接引用《入蜀记》原文加以说明。如《入瞿唐登白帝庙》“峭壁空仰视,欲上不可扪”句下注:“《入蜀记》:‘两壁对耸,上入霄汉。其平如削成,仰视天如匹练然。’”《将离江陵》“昨日倒橈竿,今日联百丈”句下注:“二十日记云:‘倒橈竿,立舳床,盖上峡惟用舳及百丈,不复张帆。其百丈以巨竹四破为之,大如人臂。予所乘千六百斛舟,凡用舳六枝,百丈两车。’”《黄牛峡庙》“谁怜马遭刖,百岁创未合”句下注:“《入蜀记》:‘门左右各一石马,颇卑小,以小屋覆之,其右马无左耳,盖欧阳公所见也。’”等等。这些诗句与《入蜀记》所述为一事,宽斋将其注出,当然是为了据陆游入蜀经历见闻的实事来印证诗句,以达到考实之效。但另一方面,将《入蜀记》文本如此完整引入,又准确地一一置于相关诗句之下,似乎同时也暗含诗、文对比之意,至少为读者提供了对读的方便。纪实性的相对客观的生动丰厚的散文与抒情性的富有想象力的简约凝练的诗句之间构成一种张力。有时泾渭分明,如上引《黄牛峡庙》“谁怜马遭刖,百岁创未合”句,感慨深沉,与相对应的单纯描述客观事实的《入蜀记》区别很大;有时同是纪实,仅有诗、文文体上的简繁之别,如《将离江陵》“昨日倒橈竿,今日联百丈”句;有时则各具特色,《入蜀记》所述也带有诗的色彩,如《入瞿唐登白帝庙》“峭壁空仰视,欲上不可扪”对应的《入蜀记》文本其实较诗句更精彩传神。应该说,宽斋这样的注释方法或亦有其着意进行诗文对比、帮助读者理解体会的意图。

当然,《考实》在考证类注释中也存在明显的不足,突出体现在地名注释中所用的地理文献较为局限:主要以《明一统志》为主,而几乎没有使用明以前的地志。诸如《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舆地广记》、《元丰九域志》、《舆地纪胜》、《方輿胜览》、《景定建康志》、《咸淳临安志》等唐代尤其是宋代地理文献,以及其他大量府州县志,显然比《明一统志》更能准确全面地介绍陆诗所涉的地名地貌状况,而《考实》均未使用。这当然也与宽斋身在

^①王志清《陆游“史笔山水”的写实品格与形态》(《中州学刊》2007年第5期,第200-203页)一文对此做了专门论述。

日本,所得文献资料有限相关。

需要强调的是,对陆诗所涉时地背景与陆游行迹做征实考证的工作虽是《陆诗考实》注释最主要的内容,但宽斋并非为考证而考证,理解诗意才是其根本目的。翻检宽斋文集,其对诗法、诗派的讨论占了多数。而其中考证性的文章,如《地名》一篇,其言“古人诗用地名,皆其大且显者。今考之地志,历历可知。倘一有不详,意致俱茫然”^①。此语道出宽斋对诗中地名的注意,正为了解诗意。《纡画》、《碧云》、《白月之征》等篇^②,虽是考据诗中用词,其旨归则亦在理解诗意并用恰当的词正确表达诗意。这也可确证,宽斋对诗歌关注的焦点是理解诗意,考证只是一种途径。

(二)对典故的注释

陆游作为宋代诗人,具有爱用典、善用典的特色,前人对陆诗用典也十分推崇,如沈德潜即评价其“使事熨贴”^③。因此典故的注释在陆诗注中相当重要。《陆诗考实》的典故注释,十分繁密,也很有特点。对于其典故注释的特点,我们可分为用事和用辞两个方面来看。

在用事方面,宽斋注释用力甚勤,引据也十分细致翔实。这首先表现在其引书之广。从其注释史事典故的引书范围来看,旁及经、史、子三大类,其中以史传类书籍为主,包括《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南齐书》、《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宋史》、《资治通鉴》、《唐才子传》、《伊川先生年谱》等。同时经籍和诸子也很多,如《诗经》、《论语》、《孟子》、《周礼》、《尔雅》、《韩诗外传》、《庄子》、《淮南子》、《说苑》等。此外还旁涉《博物志》、《西京杂记》、《搜神后记》、《述异记》、《隋唐嘉话》、《北梦琐言》、《归田录》、《梦溪笔谈》、《夷坚志》等笔记小说,《法华经》、《传灯录》等内典,《广韵》、《集韵》、《诗韵合璧》、《康熙字典》等音韵训诂方面的著作。大量的引书,一方面当然直接缘于陆游本人读书之多,诗歌用典之密集和取材之广博,其引书情况,也相当准确地反映出陆游用事典以史为主而旁及经子的状况;另一方面则足可见宽斋注书之勤、用书之多、汉学功底之深湛,在资料有限、且无前注可供依傍的情况下,确属不易。

其次,具体到每一事典的注释上,宽斋也力求详备。如《吊李翰林墓》“骏马名姬如昨日”句下注:“《汉·项羽传》:‘羽夜闻汉军四面楚歌,起饮帐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乃悲歌慨慨,自为歌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此借项羽事,言李白意气慨慨,如今尚在。”引《项羽传》以说明骏马名姬之典出,又加以解说,点明陆游借用此典的深意,可谓详矣。再如《晚泊松滋渡口二首》其二“生

①[日]市河宽斋著、市河三阳编辑发行:《宽斋先生余稿》,游德园,1926年,第243页。

②三篇分别见《宽斋先生余稿》第242、242-243、245-246页。

③沈德潜著、霍松林校注:《说诗碎语》卷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234页。

涯落魄惟耽酒”句下注：“《史记》：‘酈食其，好读书，落魄无以为衣食业。又云：酈生瞋目案剑叱使者曰：‘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也。’”○此用酈生事以自比。”此注对于了解诗意及内蕴情感亦相当重要。宽斋对典故的揭示明了易懂，也让读者能直观感受到陆游用典以达情的艺术手段的魅力。

在用辞方面，宽斋的注释也很有特色。他广泛引用前人诗句及一些诗歌注本、诗话等材料，将陆游诗句对前人诗赋的化用注释得十分详密。其注中所涉及前代诗人有屈原、宋玉、司马相如、张衡、陆机、左思、石崇、木华、嵇含、张华、郭璞、陶渊明、谢朓、庾信、骆宾王、王维、李白、元结、韦应物、元稹、白居易、武元衡、韩愈、刘禹锡、李商隐、韦庄、温庭筠、寇准、欧阳修、梅尧臣、苏轼、黄庭坚、谢逸、范成大等，自先秦至宋代乃至陆游同时代诗人俱在。所涉诗歌选本有《诗经》、《楚辞》、《文选》、《乐府诗集》，诗歌注本有宋王洙注《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及黄希原注、黄鹤补注《补注杜诗》，诗话有《苕溪渔隐丛话》、《西清诗话》等，足见宽斋对中国古典诗歌之熟悉以及对陆诗用辞取法解析之细致深密。

在这些注释中，有一些是考证性的，如《初到荆州》“万里泛仙槎”句下注：“按，‘仙槎’字始见唐人诗中。盖本于《博物志》所载居海渚者八月浮槎至天河之事也。《荆楚岁时记》以为张骞使大夏时乘槎寻河源事。尔后诗家混用之，或为外官奉使之典。如公此诗，亦借言舟行远官蜀中也。”在注释陆诗“仙槎”一词的出典时，顺带考察了此词作为语典的源流演变过程，带有考证的性质。而更多则是偏于文学性的。宽斋所引的前人诗句与所注陆诗原句之间在意象、风格、情感等方面存在一定类同性，因而其所引诗句均可与原句相互对照，从中可见陆游对前人诗句、意象的熔铸和化用方式，也可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句。对此类注释，我们可略举数例：

《投梁参政》“浮生无根株”句下注：“陶潜诗：‘人生无根蒂。’”

《晚泊》“半世无归似转蓬”句下注：“杜诗：‘飘零似转蓬。’”

《将离江陵》“明当遂去此，障袂先侧望”句下注：“张衡《四愁诗》：‘侧身东望泪沾翰。’”

《闻猿》“瘦尽腰围不为诗”句下注：“杜甫诗：‘知君苦思缘诗瘦。’”

《即席》“殷勤翠袖劝飞觥”句下注：“元稹诗：‘飞觥往来织。’”

《眉州披风榭拜东坡先生遗像》“滴堕本自白玉京”句下注：“李白诗：‘天上白玉京，五城十二楼。’”

《泊公安县》“少年许国忽衰老，心折柁楼长笛哀”句下注：“孔稚珪诗：‘本持许国志，况复武力彰。’江淹赋：‘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

对读陆诗原句与宽斋引诗，其中无论是陆诗直接化用前人诗句，还是陆诗词语对前人诗句词语的借鉴，所注重的都是原诗与引诗在意象、情感、风格、诗境上的相似性，故其所引诗句应是经过有意识地拣择的。有些从字面上看相关度不大，但细品可知其不仅可作为陆诗语辞出处，而且可作为陆诗的诗解，暗

含此句与前人某句情、义相类之意。我们知道,诗歌用典所表达的并不仅是某一语辞的表层意义或者某种比喻的具体含义,而主要是通过典故传递作者所欲寄托的情感和意蕴,同时还包含了诗作者对前人诗歌艺术学习和效法的对象、方式、源流等种种信息。故而对于诗句用辞之出处的注释,并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对词源的考证和说明,而往往包含了注释者对诗句内涵的理解和把握,对作者的艺术取法和渊源的认识。由此可见宽斋对陆诗情感内蕴的把握和理解,以及他对陆游熔裁师法前人成语的用典艺术的体会,是较为深刻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宽斋的典故注释是相当成功的。

需要指出的是,《陆诗考实》作为一个稿本,在典故注释方面也存在一些舛误。其中有的是引文错误,如《闻猿》“汉塞角残人不寐”下引“谢逸诗:‘残角疏钟朝断。’”此出谢逸词《减字木兰花》,然引文有误,应作:“残角疏钟,肠断朝霞一缕红。”^①有的则是所标引文篇目或书名有误,如《将赴官夔府书怀》“有时缘龟饥”句下注:“《南史·王僧虔传》:‘檀珪求禄不得,与僧虔书曰:‘蝉腹龟肠,为日已久。’’”实此事见于《南齐书·王僧虔传》^②。这些舛误在《陆诗考实》中共出现了十八处,但考虑到其稿本性质,且就整书规模而言,并不为多,不影响《考实》典故注释的价值。

(三) 对诗句意旨与诗歌艺术的分析

《陆诗考实》虽然以对人名、地名、行迹、典故等考证性的注释为主,但同时也还有一些对于诗歌主旨、诗句内容的分析、评论或感慨,大多切中旨意、言简意赅而明白晓畅,具有独特的价值。其中有的是介绍诗作主旨,如《南烹》题下注:“盖言南国和羹之美。”更多则是宽斋对陆游诗句含义的解析,即其自谓“以己意揆公意”者。如《眉州披风榭拜东坡先生遗像》“孕奇蓄秀当此地,郁然千载诗书城”句下注“言山水奇秀,自出文学英伟之士”;《风顺舟行甚疾戏书》“壮士春芜卧白骨,老夫晨镜悲华颠”句下注“言军中无事,空过岁月已”;《刘郎浦夜赋》“菰蒲无远近,但觉风索索。浪高星辰湿,天碧河汉白”句下注“四句述楚泽之渺茫”,等等。宽斋将带有想象和意象化的诗句所要表述的对象、事件、情感和景像以己语道出,就变得十分明了易懂。同时其用语又十分简练,有时仅一字,却甚为准确。如《暮次秭归》“啼鸦随客橈”句下注“朝”,“落日满孤戍”句下注“夕”,《新滩舟中作》“九年行半九州地”句下注“旷”,“三峡归无三日程”句下注“速”。这些针对诗句内涵的简明准确的注释,能使读者迅速地了解和体味诗意。

除了单句中对句意的阐明,宽斋的一些评注客观上已带有对诗歌意脉的把握。如《东归有日书怀》一诗“半窗竹影棋僧去,满棹苹风钓伴归”句下注

①谢逸:《溪堂集》卷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全宋词》本作“残漏疏钟,肠断朝霞一缕红”(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中华书局,1999年,第834页)。

②萧子显:《南齐书》卷三十三列传第十四《王僧虔传》,中华书局,1972年,第593页。

“言旧友皆辞去”，“看镜已添新雪鬓”句下注“老可惊”，“听鸡重拂旧朝衣”句下注“冠又弹”，孤老赋闲不得志之意，在前后贯穿的注释中已得阐明。又如《将至金陵先寄献刘留守》一诗“别都王气半空紫”句下注“言行都”，“大将牙旗三丈黄”句下注“言安抚”，“江面水军飞海鹘”句下注“言疾”，“帐前羽箭射天狼”句下注“言勇”，也将陆诗称颂刘珙军之意解释得很全面。这虽然不及《杜诗详注》等专门阐释诗歌章法来得直接，却也不失为一种独特的把握章法的方式。另外还有些注释，在注出诗句意旨的同时，还颇有赏析的意味。如《泊蕲口泛月湖中》“晃漾披银阙，清寒住玉壶”句下注“湖天挂月，如游仙境。”《雁翅夹口小酌》“墟烟淡将散，江雨细欲无。回风吹衣襟，晴光满菰蒲”句下注“江天清凉可爱”。有时甚至带有宽斋个人情感在内。如《乘大风发巴陵》“仰视群鸽翔，下闯百怪囚”句下注“可见公雅量，不畏风波”，《泊三江口》“玄云一池墨，碧线半篆香”句下注“挥笔□香，闲雅可想”。注者的个人评注是最能见其个性特色的部分，具有其他注本无法替代的价值。通过宽斋的这些评注，可以看到他对陆诗内涵、主旨、意脉、情感等方面把握的程度，也颇可见其对陆游诗歌之深切共鸣及对陆游人格之由衷热爱。

《陆诗考实》的评注，在宽斋自注之外，还引了南宋刘辰翁编《须溪精选陆放翁诗集》中的评语共九处。如《石首县雨中系舟戏作短歌》“至今过者无伤怜”句后录“刘辰翁云：‘造奇哽绝，远胜醉江灵语。’”《初发夷陵》“今朝喜处君知否，三丈黄旗舞便风”句后录“刘辰翁云：‘是出峡气象。’”等等。引入刘评，其评语本身精当且具影响力自然是重要因素，但同时宽斋还有其他考虑。《陆诗意注》首卷凡例四言：“唯刘辰翁评语，《诗醇》所不载者，或划入句中，或付分注之末。”《陆诗意注》是根据《唐宋诗醇》中所选陆诗注出的，《诗醇》不载刘辰翁评语，故宽斋在《陆诗意注》中补录之。而我们在《陆诗考实》中，已经可以发现其引入了刘辰翁评语，且其体例同样是“划入句中”或“付分注之末”。这也可见两种注本之间过渡与递进的关系。

三、《陆诗考实》之编注背景

处于日本江户时代的市河宽斋为何会在晚年对陆诗产生这样浓厚的兴趣，对注释陆诗投入如此之大的精力？而《陆诗考实》在注释方面，又为何呈现出上文所分析的特点？

首先，这与江户时代日本诗学风气的变化有一定关系。俞樾《东瀛诗选序》曾概括为“二变三期”。其中第一期的诗风延续五山文学的馀习，沿袭宋诗之风。第二期的诗风则由沿袭宋调转为崇尚唐音。此期诗坛代表人物荻生徂徕出于复古需要，极力推崇李攀龙，脱胎于其《古今诗删》的《唐诗选》当时极为流行。其时之汉诗创作崇尚格调辞意，但与其推崇的后七子一样，存在严重的模拟重复的弊病。故天明以后的第三期诗风，是从集中批评李攀龙及其《唐诗选》开始的。以山本北山为代表的诗人，在排击《唐诗选》的同时，大力推崇宋

诗。之后的诗风又重新转而学宋，尤以江湖派、南宋四灵的清新精巧的诗风为尚。当时诗坛最有影响的诗人群体，是以提倡清新的性灵诗为宗旨的江湖诗社，而其盟主正是市河宽斋。

市河宽斋推崇宋诗、以清新性灵为宗的诗学主张，在这样一个诗风转变的整体氛围中，也经历了几次变化才最终形成。他早年专主于经学，曾任汤岛圣堂林家学塾的启事役及昌平坂学问所的教授。后因宽正异学之禁被驱逐，绝意仕途而专于诗文。其诗风诗论也随其人生经历不断变化。早年他曾师事荻生徂徕门人大内熊耳学习古文辞，而后受关松窗与何竹洲的影响，悟古文辞之弊而学习盛唐诗和明诗。中年被学塾驱逐之后，他专主诗文，诗风先是学中晚唐，后又转向宋诗，并主盟江湖诗社，受公安派袁宏道及性灵派袁枚影响，倡导性灵^①。

宽斋晚年特好以描绘江南田园风光见长的南宋三大家：陆游、范成大、杨万里。文化四年（1807），他选录三家七绝诗中描述自然田园的作品各一百首，编选和刊印了《三家妙绝》一卷，作为江湖诗社的重要选本通行。不过在三家之中，宽斋最为神往的还是陆游。宽斋曾自比陆游，受陆游影响，他自己的诗作中也常熔铸着对自然的细致观察体验，并将大量日常生活素材入诗。而他对陆游之喜爱的最直接的表达方式，则是编选与注释陆诗。文化五年（1808），他从汲古阁版《剑南诗稿》中摘录出陆游田园诗作六十首，集成《续田园杂兴》，以对应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宣扬陆游的田园诗作。之后，宽斋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相继完成《陆诗考实》与《陆游意注》，二书是他对陆诗的体认与研究的集中展现^②。

除了江户诗风转变与宽斋个人诗学喜好的因素之外，我们还可将目光转回同时期的中国。陆游诗歌在明末清初的流行，也是当时诗坛的一个重要现象。在复古占主流地位、力推盛唐诗的明代，陆诗并不受重视。但从明代后期开始，程嘉燧、钱谦益等人对陆诗的推崇，逐渐扭转了诗坛风气，形成“天启、崇祯中，忽崇尚宋诗，迄今未已。究未知宋人三百年间本末也，仅见陆务观一人”^③的局面，并一直延续到清康熙朝。毛晋汲古阁也顺势刊刻了《剑南诗稿》和《陆放翁全集》，对这一风潮有所推动。明末清初以陆诗为主要代表的宋诗风的盛行，对一衣带水且交流频仍的日本诗坛，应该是有影响的。《陆诗意注》首卷凡例一中梳理南宋以来陆诗选本，其中提及元明两代陆诗不受重视，“乃知《剑南诗稿》，久已隐匿，抄本且不易得也”。而明末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曹学佺《历代诗选》收陆诗八卷”，尤其是“至崇祯中，海虞毛晋始影刻宋本《剑南诗

①关于市河宽斋的个人经历及其诗风变化，参[日]松下忠著，范建明译：《江户时代的诗风诗论》，学苑出版社，2008年，第501-516页。

②此节所述，参考蔡毅《市河宽斋简论》一文（《日本汉诗论稿》，中华书局，2007年，第58-59页）。

③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一，《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53页。

稿》，于是乎陆诗再现于世，可谓陆诗之忠臣矣。而后选于陆诗者，相继而出”。继而他列举了吴之振《宋诗钞》，杨大鹤《剑南诗钞》，周之麟、柴升《宋四名家诗》，乾隆《唐宋诗醇》等选本，并各作评判。由此可见宽斋对明末清初诗风变化及陆诗盛行的情况是相当了解的。宽斋编选《续田园杂兴》所用底本亦为汲古阁版《剑南诗稿》。从这个层面来看，市河宽斋《陆诗考实》的出现，其实也可视为日本江户诗坛对于我国明末清初宋诗风盛行的文学思潮的一种接受。而从上文对《陆诗考实》概况的介绍与注释特点的分析来看，这种诠释和研究性质的接受，其程度已相当深广了。

此外，上文所分析的《陆诗考实》注释繁密、细腻的特点，当然与陆游诗歌本身的特色相关，但若从背景因素方面考虑，则似乎还可找出其他一些原因。笔者以为，一方面也许与宽斋早年专主经学的经历有关，另一方面我们也很容易联想到清人对前代诗文集的注释风格。我们知道，晚明受心学的影响，好谈心性，学风空疏，明末清初的学者力纠其弊，朴实考据的新学风开始形成。这一变化也影响了清人对古籍的注释，其中具有典型性的诗文集注释成果就是清仇兆鳌的《杜诗详注》。此书以注释典故作为重点，详细的注解能让读者充分了解杜诗所涉及的个人行迹、历史、典故、传说、地理、河图、职官、风俗等各方面的信息，同时对文字也有训诂考订。《陆诗考实》在这些方面与《杜诗详注》有相似性。江户时代，读杜诗的风气一度高涨，许多清人注杜之著也很快传到日本，如《杜诗详注》即在宝永七年（1710）传入^①，较《陆诗考实》之成书早了百余年。故而宽斋在注释上的这种考据征实的特点，很有可能是受到《杜诗详注》等清人注本的影响。不过清人注释也有失之繁琐而显细碎庞杂的一面，《杜诗详注》对语典的注释就有这种毛病，往往凡前人诗文中曾经用过该字词者尽皆注出，而不考虑其与诗句本身之关系，有释事忘义之弊，结果反而成为其注释的累赘。《陆诗考实》的注释虽然同样也很细密翔实，但在这一方面，如前所述，则充分考虑到所引诗文与原诗的关联，所以其对语典的注释，大多能起到帮助读者理解的作用，避免了重蹈清人注疏琐屑冗杂之失。

四、《陆诗考实》与《陆诗意注》之关联

《陆诗考实》之价值，还体现在它与《陆诗意注》的关联意义上。《陆诗意注》是国内学界较为关注的一个注本，而《陆诗考实》则一直被忽视，这当然与《意注》收诗更全面，诗歌评论更多更系统有一定关系。但我们即使不考虑《考实》本身的价值，而仅从对《意注》编纂过程的研究来看，《考实》也是不应被忽视的。《考实》先于《意注》完成，上文叙述中也已涉及到《考实》与《意注》存在的相似性。而具体从二书收诗之重合来看，这种联系就更可确证了。

^①关于江户时代读杜诗的风气及清人注杜之著东传的情况，详参张伯伟《典范之形成：东亚文学中的杜诗》一文（《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第174-175页）。

《陆诗意注》中所收的入蜀诗、出蜀诗均见于《陆诗考实》。对比其中注释,可以发现二书明显存在相似的情况。如《松滋小酌》一首,《意注》之注释几乎完全照搬《考实》,只是题注中引文内容有删略,并增加了诗末的评论:“五六倏然意远,兼有沉雄之气。孟浩然云:猎响惊云梦,渔歌激楚词。妙处故应逊此。”又如《宿枫桥》一首,《意注》删除了《考实》注释所引《枫桥夜泊》一诗,其余注释与按语均一仍其旧,并增加了诗末的评论“所谓一番枯起一番新也”。通观所有重合诗作,《意注》的注释大都沿用了《考实》,说明《意注》确实是在参考《考实》的基础上做出的。

《意注》与《考实》在注释方式上也有区别,如上举二例中所反映的,《意注》对《考实》有增有减。《意注》所删减的主要是一些考证性注释,特别是对许多注释引文的删略乃至删除。如《考实》中《系舟下牢溪游三游洞二十八韵》一诗“下入裂坤轴”句下注“《博物志》:‘地有四柱,广十万里,有三千六百柱。’杜甫诗:‘安知有苍池,万顷浸坤轴’”,“峨巍冠冕古”句下注“《楚辞》:‘冠切云之崔嵬’”;《闻猿》一诗“渭城歌罢客将离”句下注“王维诗:‘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本《送元二使安西》诗,后人遂于□歌《渭城阳关》之名”等等,这些注释均为《意注》所删。有研究者认为《陆诗意注》主要侧重于评,不以考据见长,“注解中引证材料过少,且大部分是宋以后的材料”^①。事实上,以考据见长、引证材料多、注释繁密是《陆诗考实》的特点所在,《意注》追求简明扼要的注释风格,有意对《考实》的注释进行删略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未可纯以不足视之。

除了删略注释内容,《意注》对《考实》还做了其他一些简略化的处理。在引书方面,常出于省简而将《明一统志》、《入蜀记》等《考实》具引的书名略去,而直引其内容。引入名时,也常作简略,如将《考实》的“杜甫诗”简为“杜诗”,将“刘辰翁云”简为“刘云”。在收诗方面,一些组诗常仅取一首,如《考实》中收《晚泊松滋渡口二首》,而《意注》仅题《晚泊松滋渡口》,取组诗其二,《考实》收《秋风亭拜寇莱公遗像二首》,而《意注》则仅选其一,亦不言二首,等等。研究者认为《陆诗意注》“注释也有遗漏之处,比如《寄张真父舍人》卷一诗,《剑南诗稿》共有二首,注者选录了其中之一,但却未加注明,使不明真相之人误以为陆诗仅有一首。”^②就《陆诗考实》而言,其对组诗收录完整,不存在这一问题。而后出的《陆诗意注》则出于诗选的需要,在诗歌选取时,以《唐宋诗醇》所选陆诗为蓝本,对包括入蜀出蜀诗在内的陆诗加以删削。组诗取其一,亦是出于这种意图。只是在删略之余,忘加注明,造成了这种遗漏。

在删减的同时,《意注》又在《考实》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内容,主要是诗末的评语,包括宽斋自评和集评,这是《意注》最具特色的部分。此外还有部分诗

①郝润华:《市河宽斋及其〈陆诗意注〉》,《文献》2003年第4期,第175-176页。

②郝润华:《市河宽斋及其〈陆诗意注〉》,《文献》2003年第4期,第176页。

作,《意注》在《考实》注释的基础上增加了对某些诗句含义的说明和评述,如《秋风》一诗,《意注》在“秋风吹客槁,节物叹遐方”句后注“舟行,自夏度秋”,“岁事忽云暮”句后注“已入九月”,“吾行殊未央”句后注“道路仅过半”,均是补充说明诗句所描述的事件、时令等内容。《沙头》一诗,《意注》在“鼓角风云惨,江湖日夜浮”后注“二句述旅怀”,“此生应袞袞,高枕看东流”后注“壮志不遂,徒疲行役”,则是补充评述了诗句所蕴的情感。但这类注释,如前文所述,在《考实》中已多有出现。所以《意注》对相关诗句的补注,并非新创,而只是遵照《考实》已有的注释义例,对《考实》未注的诗句进行补充。

由上可见,《考实》注释以考据为主,但对诗意的评述已包含其中,是《意注》的雏形。《意注》以《考实》为基础,在注释内容方面大量删略考证性注释,进一步增加《考实》已有的诗意评述类的注释,又在诗末增加评语,从而实现了《意注》有别于《考实》的注释特色。这不仅反映了从考据证实性质的《考实》到诗选诗评性质的《意注》之间的转变和完善,也可看出宽斋注释陆诗的前后进度和思路变化。就两书面貌来看,《考实》应该是宽斋注陆诗的一个尝试;而《意注》在其基础上收诗更全面、评述更丰富、更能反映陆诗全貌,比《考实》更成熟,这或许正是《意注》最后得以刊行而《考实》始终以稿本形态存在的缘由。但从上文所分析的两书之间的这种紧密关联来看,重视和研究《意注》,就不能不同时重视和研究《考实》,它们是一体共生的。对《陆诗考实》的了解和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对市河宽斋研究和注释陆诗的前后历程有更清晰的认识,对其注释特色及存在的一些问题有更准确的判断。从这个角度来看,《陆诗考实》也有无可取代的价值。

最后,笔者还想从陆诗注释史的维度稍做生发。相较其他唐宋大诗人,陆游诗歌的注释一直少人问津。《陆诗意注》首卷凡例三言“公诗集未闻有注本”,说明《考实》及《意注》均是宽斋在无所依傍的情况下独立注释出来的,而《考实》又在《意注》之前完成,故而《陆诗考实》是日本最早的陆诗注本。再放大到整个东亚文化圈来看,《剑南诗稿校注·前言》据各种目录题跋指出,陆诗自宋以来只有四种注本:即宋代史温《陆游选注》十卷、《续集》一卷;宋末闻仲和注本;清代无锡许美尊《陆游选注》;日本铃木虎雄《陆放翁诗解》六卷^①。此外,还有雷瑨(1871-1941)所注《剑南诗钞》。然而,前三种注本均未能流传至今,后两种注本则均在《陆诗考实》之后才出现。这样看来,《陆诗考实》可能是东亚现存最早的陆诗注本之一,它在陆诗的注释史上具有特殊地位。

附记:卞东波、合山林太郎两位先生为本文提供了相关研究资料,特此致谢!

【作者简介】都铁伦,男,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文学,域外汉籍。

^①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7页。